

檐下絮语

西溪月夜

冯活源

美食诱惑

甜甜的鸡屎藤饼

黄美卿

时光如洪流，裹挟着记忆奔腾向前，许多往事在岁月的冲刷下逐渐模糊不清。然而，农历三月三的鸡屎藤饼，却如同一泓清泉，静静地润泽着我心灵的田野。它承载着童年欢乐，浸润着浓浓的母爱，成为我心中永不褪色的温暖印记。

在物资匮乏的童年，三月三是我翘首以盼的节日。每当春风轻拂，唤醒沉睡的草木；每当花朵绽放，装点五彩的世界，我小小的心里，便涌动着对鸡屎藤饼的期待。平日为生计奔波忙碌的母亲，总会停下匆匆的脚步，用心为家人制作这道独属于春日的美食。

三月三前夕，我总喜欢跟在母亲身后，到田埂山野间采摘鸡屎藤叶。我在草丛里穿梭寻觅，仔细搜寻鸡屎藤的身影。一旦发现那嫩绿，便欢呼雀跃，如同寻得了世间珍宝。鸡屎藤蔓蔓舒展，叶片鲜润宛如一群身着绿衣的仙子，在风里轻轻摇曳起舞。母亲望着我手舞足蹈的模样，脸上总是挂着宠溺的笑容，轻声对我说：“这鸡屎藤名字虽普通，样子也不起眼，却清热解暑，浑身是宝呢！孩子，做人也要像它一样，实实在在，才让人真心喜爱。”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满心欢喜地将采摘到的鸡屎藤抱在怀里，有时还会把藤叶编成花环挂在脖子上，嫩绿的叶片在我胸前轻轻摇曳。

回到家，我和母亲便开始忙碌起来。母亲教我摘下鲜嫩的叶片，仔细洗净，鲜嫩的叶片在水中悠悠浮动，像一群活泼的绿色精灵，在水中欢快嬉戏。洗净的叶片整齐地铺在案板上，母亲拿起菜刀，将它们细细切碎。随后，她把切好的鸡屎藤叶和大米一起倒入石磨。我兴冲冲地去推磨柄，可石磨纹丝不动。母亲笑着扶着我的手：“别着急，要用巧劲，一下一下慢慢来。”在她沉稳有力的带动下，石磨缓缓转动，“吱呀、吱呀”的声响，伴着清新草木香，在屋里慢慢散开。那香气，既有鸡屎藤独有的清冽，又混着稻米温润的甜香。

母亲热锅下油，放入红糖慢慢煮融，再将这盘碧绿浆缓缓倒入锅中。姐姐守在灶边细心生火，把控着火候。母亲手持木勺，贴着锅底匀速搅动，手腕轻缓，力道均匀，如同在碧波上轻划慢搅，生怕米粒受热不均、粘锅结块。

热气升腾，米浆渐渐变得绵密浓稠，色泽也愈发莹润鲜亮。随后加入自制木薯粉，用两把勺子反复翻拌、揉压、和匀，粉与浆慢慢融为一体，稀软的米浆凝结成一块碧绿湿润的糕团，像一块凝住的青玉，温润又有韧性。

稍凉之后，便到了最欢喜的制饼时刻。我们洗净双手，揪下一小块糕团，在掌心揉成一个圆滚滚的小团子，再逐一放入刻有花纹的饼格。掌心轻压，软糯的糕团在模具里被压实、定型，边缘齐整，图案清晰。一个个带着精致纹路的鸡屎藤饼应声而出，宛若一件件小巧玲珑的青碧玉雕，惹人喜爱。

印好花纹的鸡屎藤饼整齐摆入蒸笼，大火蒸制。氤氲水汽升腾，草木清香、米香与糖香交织弥漫，满室芬芳。蒸好的鸡屎藤饼色泽翠绿，宛如一块块温润发光的绿宝石。我和姐姐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，入口软糯弹牙，甜而不腻，清润回甘，满口留香。母亲在一旁看着我们狼吞虎咽，脸上漾着温柔笑意，不住叮嘱：“慢点吃，别烫着。”小小的屋子被暖意填满，那股香甜，也深深烙进了岁月深处。

如今生活越来越好，各式美味琳琅满目，可我仍对鸡屎藤饼的偏爱，始终未减。每到农历三月三，母亲依旧会为我们做鸡屎藤饼，岁月在她额头刻下皱纹，染白了双鬓，粗糙了双手，可那份深沉的爱，始终如初。每一口软糯清甜，都是母亲无声的牵挂，让我在前行的路途上，心怀暖意，步履坚定。

年充盈，无论雨季旱季，从未枯竭，还不时冒出串串细泡。这汪清泉自高山奔涌而下，汇成一条透明清澈的溪流，水声清脆悦耳。流到故乡这片土地时，它便有了名字——西溪河。

西溪河不舍昼夜地流淌着，潺潺的水声，轻轻划破了月夜的沉静。可就是这条蜿蜒曲折的溪河，昔日每逢台风暴雨或是山洪暴发，便如一条狂怒的巨龙，从大山里咆哮奔腾而出，翻滚着白色的浪花，淹没农田、浸泡村庄，致使庄稼歉收，村民饱受饥馑之苦。如今，仍是这条西溪河，仍是两岸的庄稼，却因河堤的修筑，换了一番光景。河水温顺地绕着村庄、绕着田园流淌，如琼浆般滋养着两岸的土地，年年带来五谷丰登的好收成。

月光下，我沿着河堤向东走去。河岸凉风习习，虫鸣蛙鸣此起彼伏，相映成趣；月光洒在水面，波光粼粼，夜色更显静谧。河面上泛起

淡淡的水雾，月色朦胧，真有“烟笼寒水月笼沙”的诗意。前方河水拐弯处，有一个岩洞，名叫“岩边岩”。据说这岩洞冬暖夏凉，鱼儿最爱躲在里面栖息。村民到河里捕鱼时，总要潜入岩洞碰碰运气，盼着能捉上几条大鱼。此刻，岩洞旁的水面泊着一只小渔船，两个后生哥正在河里嬉戏：时而仰泳漂游，时而扎猛子潜水，时而扬起水花追逐。忽然传来一阵嬉笑声，原来一个后生哥手里攥着一条肥鱼，正得意地向同伴炫耀。望着他的身影，我忽然想起30多年前，儿时的我也曾和伙伴们在这里捉鱼、捞蚬、摸虾。只是如今，那些伙伴早已外出打工，难再聚首。

再往前走，便是牛角涌的荷塘了。牛角涌，顾名思义，河道像牛角一般弯弯绕绕。后来乡民堵上涌口，将它改成了鱼塘，再后来又种下莲藕，便成了如今的荷塘。月光下，

碧绿的荷叶亭亭玉立，微风吹过，叶浪起伏，颇有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壮阔。荷塘里，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，拍打着荷叶，发出“啪啪”的声响。我走下河堤，踏入浅滩，随手捞起一片菱叶，摘下一枚菱角。剥开外皮将果肉塞入嘴中，脆甜的滋味在舌尖漾开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不知不觉间，月已上中天，我也该回家了。走下河堤时，我回头望向宁静优美的西溪河。月光在水面洒下浮动的银辉，粼粼波光恰似无数银鱼在跳跃。这河，是一面长长的明镜，映着月色，映着乡愁；是一块长长的白玉，温润通透，守护着故土；更是一条缀满宝石的绸带，流光溢彩，缠绕着游子的梦。微风吹过，波光摇曳，又像慈母温柔的目光，似在轻声叮咛：远行的孩子，可别忘了你的母亲河。



《绿野闲栖》乐哥摄

风吟月叙

人间晨曲鸟的天堂

单冬荣

晨光初透，薄雾如纱，轻轻笼罩着新的天马河。一湾碧水蜿蜒如带，环拥着江心那片青绿古榕。400余年光阴悄然流转，它独木成林，翠盖如伞，静静守护着这一方飞鸟天堂。

天将破晓，林间便先自苏醒。几声清脆穿雾而来，清脆得宛若露珠坠落在玉盘之上，清响悦耳。转瞬之间，千鸟万啼次第相和，高高低低，远远近近，如琴如瑟，在河面与林间悠悠回荡。鸟儿们呼朋引伴，从密叶间翩然飞出，抖落晶莹露水，舒展羽翼，来来去去，自在欢鸣，自得其乐。

白鹭最是清灵，一身素羽胜雪，或静立疏枝，亭亭玉立，临风凝望，宛如遗世仙子；或轻掠碧波，翅尖点碎水面，身影映于清流，与天光云影相融一片，难辨影与光。灰鹭身姿苍劲，于榕树冠上盘旋，俯仰之间，倏忽俯冲入水，利落如箭，溅起一圈细碎浪花。更有各色小乌雀儿，羽衣斑斓，色彩明艳，在枝丫间叽叽喳喳跳跃嬉闹，或相依轻语，或相和鸣唱，灵巧身影在翠色间穿梭，恰似洒落林间的点点星光。

古榕虬枝盘曲，气根垂水，丝丝缕缕如幕如帘，入土成干，愈长愈茂。树冠如巨伞撑开，遮天蔽日，深扎泥土，荫庇着这一方生灵，以一树葱茏守护万鸟安巢。树依水而生，鸟依树而栖，水绕林而流，天地万物各安其位，不挣不抗，自成一派温柔和鸣。

轻舟泛波，桨声欸乃，人在画中行，只远远凝望，静静欣赏，不忍惊扰这份清幽。晨光渐亮，薄雾散尽，金色阳光穿过枝叶洒落，细碎斑驳，洒在水面，漾开满河柔细光斑。河水潺潺如诉，风拂榕叶沙沙似语，与万千鸟鸣相融一处，清清脆脆入耳，如天籁涤荡心尘。岸边乡人世代相守，爱惜林鸟，不惊不扰，令这方天地始终安宁如初，澄澈如镜。

这里没有尘世喧嚣，唯有自然本真模样。古榕常青，飞鸟长鸣，碧水长流，清风长伴。人予它一寸安宁，它还人一片生机——新会小鸟天堂，不过是南国水乡悄然藏起的一隅，却藏着世间最朴素亦最深沉的道理：天地有大美，不在征服，而在守护；万物有灵性，不在占有，而在共生。

一林翠色，一湾清波，一片鸟影，一声清啼。风至时，满树叶子沙沙作响，似在低低应和；风去时，水面复归平静，天光云影静静浮漾，鸟儿亦收声停歇。四下安安静静，唯有时光缓缓流淌，将这方天地，谱作一曲清新灵动的人间晨曲。

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(仅限本地作者):
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,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诗歌

芽

山林

是谁
在枝丫光秃的额上
种了一颗浅绿的芽
原来是在蓝天下跳舞的春天
唤醒了满树的芽娃娃

你瞧
被温暖的春风
吻过的地面
草芽顶着可爱的脑袋
向春天问好

我总揣着个长不大的芽
迎接春雷的炸响
披着透明的双翼
愉悦的
在大自然里飞翔

生活物语

室有兰

查晶芳

室有兰，已三载。小小一盆，置于近阳台的房门旁。说是“一盆”，实则仅十来片叶，且形貌甚陋：立一半，倒一半。每每瞥见那倒伏萎黄的叶片，我总以为它命不久矣，故未曾上心，偶有想起，才让它“饱餐”一顿。然，几番酷暑寒雨过后，其叶依旧不乏葱茏。今春，更见新叶初绽，俨然有兰叶春葳蕤之势。

数了数，新叶也只三四片，皆生在立着的那两根细茎上。短者不过小指长短，长者约摸半尺。那几片立着的老叶也拔高了两寸，叶尖颤悠悠地勾出浅浅弧度，宛若一个个优雅的手势。就连始终倒在盆沿的叶片，也褪去了黯淡，隐隐透出青绿。这些日子，每去阳台晾衣，目光总被这抹绿意绊住。明媚晨光里，叶脉间似有翡翠色的汁液在缓缓流淌，片片绿叶皆如透明修长的碧玉，泛着莹莹光泽。际此，这盆全然算不得茂盛的兰，着实秀雅飘逸，卓然有态了。

细细端详，其形虽简，其姿却丰，其气更静，果有“君子”神韵。忽忆昔年于绍兴兰亭边所见兰草。彼时，“流觞曲水”并未引我多少关注——毕竟那不过是一条曲曲弯弯的小沟河，且滴水皆无。倒是兰亭周遭一簇簇摇曳的兰草，令我眼前一亮，继而驻足凝神。那丛丛青绿，便如眼前这般清鲜。当时便想，千年前的会稽山边，定然也生长着大

片大片的兰草，那幢幢青影，想必也曾闯入书圣的眼眸；当他抬腕挥毫、笔走龙蛇之际，兰之清芬亦必如影随形，而纸上那些飞白的空隙间，会不会也深藏着兰叶柔韧的弧度？

正是那次绍兴之行，我对兰草生出了兴趣。后来见父亲养的两大盆兰长势奇佳，便嚷嚷着要他分一株给我。可得了兰，我依旧未曾用心养护，以致它活活萎了半边，没想到今春，它竟给了我意外的惊喜。凝望着盆中片片新生的兰叶，欢欣之余，更有敬意在心底奔涌。

兰，素来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图腾，爱之者甚众。2000多年前的那个春日，当那株深山幽兰映入孔子眼帘时，他当即发出“芝兰生于深林，不以无人而不芳；君子修道立德，不为困穷而改节”的慨叹，从此奠定了兰在中国文化中的“君子”地位。其后，屈原亦在《离骚》中种下九畹秋兰，日日“纫秋兰以为佩”，时时“结幽兰而延伫”。他以佩戴兰花、编结兰草的方式，寄托自身的高洁之志，足见兰之美好形象早已深植其心。郑板桥则以画兰明志，他笔下的兰花，常生于荆棘乱石之间，劲挺俊逸，气度不凡。“岂是春风能酿得，曾经霜雪十分寒”，他为兰题写的诗句，亦将兰之清雅坚韧尽述无遗。

我的兰，自然算不得劲挺挺拔，却纤丽秀雅，似娴静笃定的女子，同样亮眼夺目。

《红楼梦》中，曹公以“气质美如兰”形容妙玉，实则不妥。妙玉看似超尘脱俗，对贾母与刘姥姥的态度却判若云泥：一边是热情奉迎，一边却嫌弃到连那人站过的地方都要用水清洗。这般“势利”之态，哪还有半分兰之高洁？窃以为，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笔下的梅兰妮，才是一株真正的乱世幽兰。她相貌普通，身形柔弱，内心却极为善良坚强。斯佳丽起初对她颇为厌恶甚至嫉妒，她却毫不介怀，处处维护斯佳丽。在亚特兰大的战火硝烟中，这个平日里连只鸡都提不起来的纤弱女子，在刚生完孩子、虚弱得连床都困难的境况下，毅然拿起军刀赶来，只为守护斯佳丽。面对受伤的战士，她忍着身体的不适，细致温柔地照料，甚至将自己的食物分给饥饿的士兵。对丈夫艾希礼，她又以母性的慈悲，包容着他的精神懦弱。她恰似一株在岩缝间顽强生长的兰草，透着玉石般的坚韧质地，由内到外都充盈着历经沧桑后的澄明。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，梅兰妮始终保持着精神的超然与平静，宛如霜雪严寒中兀自挺立的幽兰，因根深而叶茂。

忽有所悟，养兰亦如养心。须在黑暗中扎根，于无声处蕴香。终有一日，所有的坚持，都会化作叶脉里静静流淌的碧色。在某个鸟语花香的清晨，悄然绽放成崭新的春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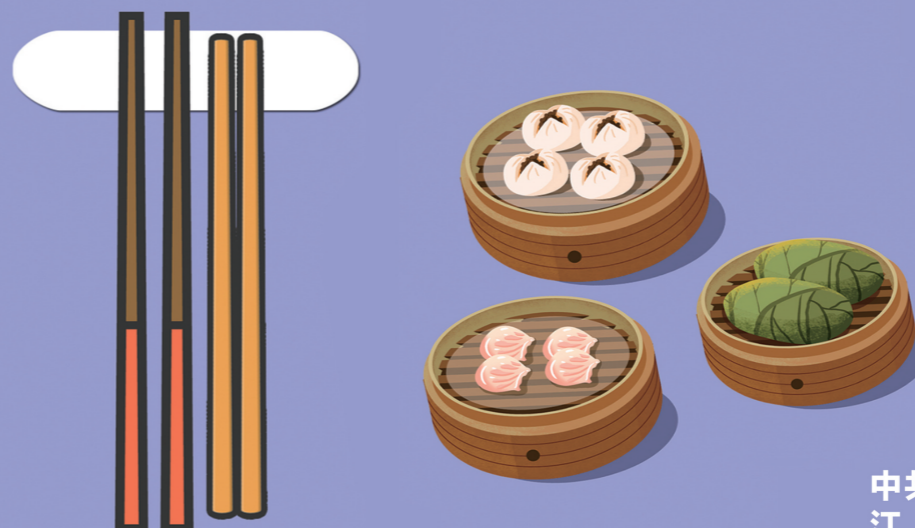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放心夹菜 共享美味

请为健康加一双公筷

STAYING HEALTHY BY USING A PAIR OF SERVING CHOPSTICKS

A WORRY-FREE DINING EXPERIENCE TO ENJOY FINE FOODS



中共江门市委
江门市文明办